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二



太宗文武孝皇帝中

藥

封建

辛卯真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  
 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  
 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  
 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  
 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刑志○初宣令羣  
 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  
 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使動戢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  
 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造居也  
 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  
 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十一月詔  
 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  
 故無或黜賢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唐策  
 蘇東坡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得為  
 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  
 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始  
 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  
 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  
 夫多非之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故吾取其  
 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與心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對  
 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龔封而爭位者  
 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  
 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



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出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與故吾思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抑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我嘗嘗見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李斯抑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室及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發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有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生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舊其百挺劉項從而斃之立車所向攻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也毅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眾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真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繼二百年

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其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七百年纒二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死刑五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既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杜覽酒肉但未有若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下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樂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及刑法○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要○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僅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破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要○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遷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居安思危

不受康國內附

正

六年正月文武百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

曹人宗

魏徵諫封禪

魏徵諫封禪

魏徵諫封禪

魏徵諫封禪

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士然後可以致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寧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漢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其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利跨有北荒統葉護擁西域葉失反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滿也。○上宴近宗於川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後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復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斌文反正為此耳徵起

虞書  
論

陳叔  
以  
受賞

魏徵  
帝不克

君臣  
相保

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

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本○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

賜手詔稱卿論大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

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

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

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

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

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

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奉

歐道宗嘔反鳥目幾眇上不懌夷益而能謂敬德曰朕見漢

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

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醜上呼下在反非高祖

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

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傳○以左光祿大

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也

善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

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帝與侍臣論安危

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真觀初則善矣帝

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真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

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忤五反此其所

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諫○上謂侍臣曰朕比

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

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閔龍逢忠諫而死

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

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閔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

保乎政○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

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賢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破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彖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管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欤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發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辨美見九功舞則諦觀之反本傳○去歲帝親錄擊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皆師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歐陽公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而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之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信義亦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謂一為之，亦若慶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平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名，蓋謂此也。

不私外及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戚戚，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尚，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裴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幸，非私親也。無忌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有未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每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

家

唐書

論漢書  
諫太子

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為無  
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  
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  
子好嬉戲頽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言諫上聞  
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要。上問魏徵曰羣臣上  
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  
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  
借之辭色豈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  
揚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  
如一躰耳諫錄

溫辭色  
必接羣  
臣

遣使分  
行天下

肅清惡  
俗以直  
言規善

甲午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  
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  
靖為大常卿蕭瑀等凡十二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  
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之類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  
如朕親觀。中平永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  
租厚歛俗好高鑿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  
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  
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  
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  
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  
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  
直言雖勉彊言然其時之語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乙未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  
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斃其肉雖殛肉盡而藥何其  
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教出多門周天  
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綱。四月庚

論齊書  
主用天  
元優劣

蕭瑀

蕭瑀

昭陵

子上皇崩。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賦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惟陛下知其忠勁，雖不遇聖明，求免難矣。本○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侯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室無怨。本之中刑無枉濫，及疾為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以小心慎密，可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庶自獲後世遊岐妻，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百世朕并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矣。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右本○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嘗見此觀，不能見上，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本○朱俱波其業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其業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服胡越，二州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繙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

萬紀

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  
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  
之相靈乃聚錢為私藏反浪卿欲以相靈俟我邪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萬紀○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  
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三百六十一  
皆隸諸府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  
皆一月而更兵志

定律令

丁酉十一年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  
天下稱賴由是斷獄平允刑次○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  
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  
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  
故也可不戒哉○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寡山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  
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  
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  
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  
挹損遇逸樂則思博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  
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喜而賡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溢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  
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辭○五月魏徵上疏以為

魏徵論

魏徵請  
鑒隋

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開過必改少衝於襄曰謹訓  
積多威怒微傷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  
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賊役無  
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  
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  
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損

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以難莫不能保其所以

易乎傳本○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德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

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

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

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不害於正

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

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礼信用之何憂不

治不然危亡之斯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

平吳之後志意驕恣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于

孫資矜明習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

几案以比茲輩○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

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

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

根不同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

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

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

未有不亡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

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

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

於百姓○樂凡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囚之東

於百姓○樂凡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囚之東

魏徵論  
君子小

魏徵上  
三

馬周論  
時政

重亦分  
之選

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刑誅亦為國家之用不人亦  
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更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彈射  
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復行  
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  
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  
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矣朝廷  
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疏奏上稱善又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  
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周本傳

戊戌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  
竟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  
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

不許集  
之

從讓不  
及貞觀  
之初

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傳  
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  
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入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要。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  
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  
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柱年對曰威德所加  
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  
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  
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柱年  
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  
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  
曰其事可聞徵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  
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大厚陛下

易

易

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  
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魁然雖以臣  
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古不自知其機  
傳。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享昧之  
初與羣雄並起角立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  
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  
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  
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  
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  
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卷四十一

亦不可減聽之卷四十一

贊曰周之遇太宗 顧不異或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  
素宦于朝明習憲章非王佐之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蔡  
岩鈞渭亦何以異亦夫帝統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  
時以明佐聖故君臣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且矣然周才  
不逮傳說呂尚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唐紀一

太宗文武孝皇帝下

唐書

魏志

己亥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以度  
 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  
 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沒章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  
 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  
 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身存之百姓則寧使  
 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  
 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  
 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承父而公  
 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疆公等以茅土邪詔停此封刺史  
 黜政五月早作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  
 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比下條上深加獎歎賜黃金十  
 斤既焉二疋○詔

魏志

本傳曰徵上疏極言曰臣侍奉常墜十餘年陛下許臣  
 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  
 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宴不克終諫用條陳裨萬分一陛  
 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  
 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  
 下居常議論遠輩京師今所為更欲觀漢文晉武下乎  
 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詔羽之  
 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  
 易驩勞沒則易使自吉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備



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生貞  
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  
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功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  
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黷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  
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聞而踈莫見其非則有時而  
昵昵乙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  
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  
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  
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棄而用  
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  
得行守道踈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  
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  
四夷畏出文反騷騷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  
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分外官奏事  
顏色不桀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  
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七特功  
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商此  
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以口並就閔外  
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户亡去此由七去下徐有撫  
寧故死不攜貳也此者疲於徭役關中之樂弊尤甚  
脫有一穀不収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北帖泰此  
不克終十漸也大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驥焉妖不  
妄作今旱漢旱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畿下  
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不載休期時難  
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

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願  
臣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  
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庚子平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酒孔穎達講  
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常有差長時上大徵天下  
名儒為學宮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

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三千二百六  
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

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李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上以師說多冗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  
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俟君集城高昌以其

地為西川於是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  
大漠皆為其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  
十八里

幸丑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譬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或覆動搖必有所  
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恤其德勞擾實多○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  
虜久服邊鄙無警二喜也治安則駟馬易生驕侈則危○  
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大都督長史李士勣在州十六年

今行禁止民夷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  
厥卒而於益然唯置李士勣於晉陽○是處不驚其為長  
城豈不壯哉乃以勣為兵部尚書兼○上問魏徵比

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虚心求納必有言者凡臣  
之難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聞說忤

卷之十一

旨勅及刑誅與夫臨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  
曷言良爲此也○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  
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  
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撓亂反正羣臣誠不足尚清光然不  
必臨朝言之以冀棄之苟○與羣臣抗功爭能竊爲陛下  
不取上其善之○行成傳

壬寅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猶知起居注所  
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情記善惡庶幾人君  
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  
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  
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二一監前代以  
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  
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對進鄒徵有

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悔恐益  
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  
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  
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斲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  
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八月十日  
上與羣臣論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雲惟  
太子諸王且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西突厥遣  
兵寇伊州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  
疏諫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海之曰魏徵褚遂良勸  
上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乃方自咎耳○十月宇文士  
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  
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  
士及叩頭謝○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在疆漠北○

公事  
陸延

以當民  
押攝

保三

不  
不

圖  
於

公御之止有二策苟非陵兵於城之則與之婚媾以撫之  
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  
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和之何愛一女以新與公  
主妻之○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  
義使之少敬長婦翁夫則官貴矣輕馬重賦使之各各生  
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一足朕雖不聽管然樂在其中矣  
突犯十月辛正月朔日使使上遣使者尚詔賜以藥餌相  
望於道又遣中郎將半安繼循其第勅書以聞上復與太  
子同至甘泉宮指衛山公主故以妻其子叔玉成辰徵薨上  
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忌懼不已護侍臣曰人以銅為鑑  
可止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  
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才博此受用  
本傳文通  
下○二月上問魏徵大夫諸遂良曰君造漆器諫者

此何足諫對曰君後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  
玉為之迷且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  
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  
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知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曰人主性有一心而攻之者其惡或以勇力或以  
辯口或以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祿人主少漏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  
也○上命圖書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李孝恭萊成  
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郭公  
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張志社公段志玄龔公劉  
弘基蔣忠公屈突通卽卽公殷開山前反謀襄公柴紹即  
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  
公程知節永興文獻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長公唐儉

唐書

太子承

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平初及初太

子承乾喜聲色及敗獵所為奮靡魏王泰多執能有龍於

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於

下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會承基等謀殺

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發為庶

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曰入侍奉上而

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

治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

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

投于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

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

謹奉詔上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

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伺者

皆兩棄之傳諸子孫亦為後法。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

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並同中

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李世勣嘗得

暴疾方愈頓灰可療上自剪髮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

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

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

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體反因飲酒醉上解

御服以覆之勣本。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誇

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

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

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也。初魏徵嘗

杜士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又正倫以

晉王治

和藥

太子

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謀  
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負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辟  
所撰碑碑本傳

賈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中而太宗之昏身歟  
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劄萬言至君子小人

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  
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魏王自古所歎云唐柳芳  
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悵悵以為三代遺直諫哉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出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  
見之河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  
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出帝王欲自觀國史知

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  
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令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

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將  
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

浮辭直書其事。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  
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甲辰十八年上曰蓋蘇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  
不可不討褚遂良曰陛下拍摩剌中原清晏興時則四夷

龜服上負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  
損望更與念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

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上不聽數。上嘗謂侍臣曰於今  
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二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

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力微。上好文李而辯敏  
奉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列均上書諫曰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是知以至愚而

上好文  
李而辯

理太宗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伏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

對敷。余章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

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訛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

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谷之曰。冰慮

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

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死請

要。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

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

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

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

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恣兵攻戰。非其

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所

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又事朕三

十年。遂無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

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

指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

尚然。諾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

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

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傳。元忌。十

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

乙巳十九年正月。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二月上至鄴。自

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

乘之才。不足。○二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

高麗蓋牟城。拔之。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

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

高麗

馬上持之。太宗克高麗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丁未車馬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郭延壽肅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諸軍鼓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臨陳所向無敵。高麗軍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貴已未延壽肅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驂山。

范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心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高麗。○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本傳。

丙午二十年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江夏王道宗薛萬徹

遼左 能感功



等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即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詔以  
我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躬命  
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契  
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  
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增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  
陀破亡以兵勝之勢如振槁左社之民解纜內屬自以  
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  
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皆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  
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且  
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  
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擾民不堪命而繼之以  
亡隋煬帝是也太宗矜其功能好太無窮華夷中外欲  
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之為戒而  
不可慕也

聖錄

九月東駕幸上元州敕勒諸部用繼誥云刑者數千人上為  
詩序其事曰雪恥歸百王除克報千古公卿請勒百於元  
州從之○蕭瑀性狷介難結交同僚多不合其言於上曰  
汝多虧與中書門下少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墜下不廷  
知得未及耳上曰卿言得無大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  
心膂當其誠行之人不可以求滿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  
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上謂長孫無

書不  
為深

意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狂朕翻成傷感今君  
天下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房玄齡以其微謫歸第者家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

相遺  
之勇

之始。其贊聖功。武德之季。官外。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返棄。陛下若以其老。亦當與論。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殘鮮之過。棄勤十年之功。書上。遂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以之上。幸。美。玄齡。救。子。第。下。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本。其。弟。因。載。玄。齡。還。官。不。傳。

王師

丁未二十一年。上幸翠微宮。其州進士張昌齡。獻書。願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與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真舉。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各詰之。師旦對曰。二。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取。之。傷。陛下。惟。道。上。善。其。言。傳。盛。○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立。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我。狄。朕。才。不。逮。古。人。

論

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首。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廢。諸。鄙。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有。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願。謂。諸。公。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無。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飾。蓋。謙。謙。之。志。耳。○。賢。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輔。勒。諸。部。為。最。遠。書。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漢。羊。脚。適。熟。○。反。占。日。已。後。出。矣。○。齊。州。人。段。

結城

不承

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  
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陵霄四海  
巨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甚  
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天霧障天下駟  
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帝範  
李

戊申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  
建親求賢重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  
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  
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  
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  
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可

第要  
編戶

忠功入過微故業不墮無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  
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者  
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運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  
不惜哉可不慎哉○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  
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  
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  
為編戶乎○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性所居殿覆以瓦餘  
皆茅茨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丘翠微玉華  
營燔相繼又服玩頗華弊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費功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服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

征役  
徐忠錄

吞六國反速危亡之甚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  
非矜功恃太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  
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綉實迷心之醜毒又

唐太宗

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

禮重之。初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大曰君羨

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上慈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

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

又以君羨官補封邑皆自武字深惡之役出為華州刺史

有布衣負道信者自言能絕粒脫佛法君羨深敬信之

數相從并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

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

仰備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下

過二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

以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

彼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

以藏記  
殺李君  
妻

李道真  
言長  
當王

立給  
還表  
可也

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然毒隆

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房玄齡疾篤請諸子曰吾受

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

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

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

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敗乎向使高麗遣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之

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

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言新羅

錄北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談悲不自勝薨

房杜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撥羣盜天下以平

用玄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不補

僵使號今典刑繁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

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蹟始不可見似哉唐柳芳  
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村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村謀其  
直其衛善兵而房村濟以文持衆美効之君其後新進  
更用率玄幽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或今名  
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玄幽許與及帝所親款  
則謀謀果有人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議必相資以  
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  
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  
曷其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而  
可曹二下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出勳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汝我  
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  
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出勳爲魯州都督世勳受詔不至  
家亦去本傳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勳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  
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其  
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六馬畜之也  
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  
祖所以取黜彭之徒祖詠之術也五伯之所以不爲也  
豈非郊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  
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極之以天下而  
不顧數爲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  
持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  
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

命  
受  
命

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誦之間之仍今遂良  
草遺詔者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能遠東之役及諸士未  
之功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  
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成哉太宗之烈也  
其除隋之亂比亦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  
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變復立浮屠好  
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  
嘗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  
歎息於斯焉

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其冰  
之風三綱不止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也  
其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纒使肅宗使莫肅宗纒  
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賞權臣跋扈  
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蓋自舉  
南豐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  
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  
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  
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然先王之  
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  
以為盛而非先王之功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  
如此

鄭氏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陵罪至  
三訊除斷獄禁鞭皆然一旦乘怒遽斬張龜孫等殘盜  
甫平首開文館樂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  
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上拔士論意輕勇拉則大

之嶺表然聽緒遂臣知似之譜而詩劉進親平建成元  
吉之難可以繁矣而此能泰變恪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  
復濫殺知尚之矣而此復黜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諂知斷  
恩矣而復牽愛故曰太宗仰仁者也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高宗紀

高宗

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也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  
魏王泰當立太宗以泰有尊嫡之謀乃越次立晉王  
為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崩太子即位

康成亦微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  
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表自是日引刺史十人  
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滯陽人李弘泰等皆長  
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諸遂良同心輔政上亦  
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亦微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甲寅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請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為

亦微有  
貞觀之  
風

武氏入  
宮

議武  
台

昭儀右及淑妃龍皆長由具有廢立之志○上一日退朝  
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  
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以死大尉元舅司空功臣不  
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  
勞致位至此且受顯寵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解  
疾不入無忌等亦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  
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  
陛下所娶先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  
付卿此陛下不悅而罷  
擇天下  
目安可  
陛下意  
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  
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  
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無所共知天下耳  
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并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

武氏



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殿中大言曰何不  
撲殺此獠黠邪無忌曰湯食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明奏事泣涕極諫上皆不納他日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  
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不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尚  
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  
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  
議乎昭儀入左右以聞上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  
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資鸞鏡冊皇后武氏  
○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  
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刃又以其柔而害物  
謂之李猫

武后立

李義府  
笑中刃

丙辰顯慶元年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

論養人之道

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  
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国之飢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  
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慮亦安足以周一国之飢寒老人  
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自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  
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首其征役而已

許敬宗  
逐養人  
良等

丁巳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韓瑗潛謀不軌皆  
坐貶

戊午三年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黔州安置尋殺之

武后權

庚申五年上初苦風眊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  
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博自由是始委以政事  
權與人立侔矣

甲子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  
議而立之及得志專制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

是上每視事則右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聽斷之天下大  
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  
之二聖

戊辰初元李勣等擊高麗薛仁貴為前鋒與高麗戰  
大砂之進至鴨綠柵又破之遂圍平壤薛仁貴高麗王蘇  
高麗悉平

張公藝  
九世同  
拜

不棄  
寵學

李勣  
子孫

已巳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皆隨唐皆旌表其門  
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  
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以旌小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大  
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困失米承慶考之  
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  
度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  
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李勣家族子弟為之迎醫曾不聽進

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  
邪將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日忽謂其弟弼曰我  
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之遺不肖子孫蕩覆無餘吾  
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擗  
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家象陰山鐵山  
烏德鞬山註婦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勳為將有謀  
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  
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審相其狀  
貌豐盈者遣之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聞門雖睦而嚴其姊嘗病勳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  
執其鬚髮婦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曰非為無人使  
令也願姊老勳亦老雖欲久為姊者唯其可得乎勳嘗謂  
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

不愜意則殺之。十七八為侍。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其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負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已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自言書判。計資量考。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訖。而銓察其自言。已銓而注。詢其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符身。

壬子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勳。咸陽尉。蘇味道。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攻。掌銓。衛。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勃弟。勃。與。半。陰。楊。炯。范。陽。靈。助。鄭。義。我。烏。駱。地。各實。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勳。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其。器。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卒。矣。既。而。勃。渡。海。隋。永。熹。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實。王。反。誅。勳。味。道。皆。與。選。如。行。儉。言。○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秉。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殺粟。不。捨。誠。碎。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養。息。道。以。讓。災。譴。乃。更。厲。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雷。聞。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矣。矣。何以。給。我。仁。貴。詔。肖。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上崩。中宗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

政事咸取決焉

則天順聖皇后

稱制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韓嬰歿武氏高宗皇后初為太宗才人高宗悅之

太宗崩出為尼馬宗立召入宮得幸冊為皇后高宗

崩太子中宗立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甲申光宅元年五月立太子妃許氏為皇后擢右父老其為

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其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

我以天下與韋玄其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

廢立二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庶人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曰

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睿宗御機不得有

所預○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稱職皆從金色○時諸武用

事曹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慨魏溫會眉州刺史史英公李敬

業及弟敬猷皆之司駁其不杜水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

會於揚州各白以失職死後乃謀作亂以匡復靈陵王為辭

思溫為之謀王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

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徽州縣

畧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之幽之於

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士未乾六月之

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問

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此才而

使之流落不偶乎○甲申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

李敬業敗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

丙戌垂拱二年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以受天

下表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白以

父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

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曰則不次除

銅匱之

官無實者不開於其四方告哀者蜂起人皆皇京并慮有胡

人索元禮知公府意因告哀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  
元禮世成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  
徒效之紛紛繼起後與萬國俊共羅織結數千言教其  
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官得告哀者  
輒令元禮等推之類為計囚酷法作六枷有定百脉突地而死  
猪越水破家友是贊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徐用  
法年

戊子四年太后潛謀革命捕宗室宗謀韓象等諸王  
乘黃天授元年十月太后尊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  
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時侯思止王義弘新造  
入嶺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特  
法官嚴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其景倫獨存平恕被告

者皆曰遇來保必死遇徐必生徐有功有功初為  
海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  
毀其凡之法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甲遷司刑丞

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季  
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  
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  
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改  
日

○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  
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司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  
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  
立武氏七勒于神都以傅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  
期年之中歷表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辛卯二年或告武昌石承周興與丘神勳通謀太后命來



睿宗由是得免

九月

延載元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各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丙申萬歲通天元年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得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乘修

丁酉神功元年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照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服者皆始帖帝矣

狄仁傑

聖曆元年春二月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禱風沐雨指則親冒鋒鏑指反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

召盧

陛下今乃欲捨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始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大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好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彦伯召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據末各反時人謂之蘇模稜

聖曆二年粵師德薨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嘗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

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數日粵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又失吾

不得窺其際也是時難織紛紜師德又爲將相獨能以功

唐書

名終人以是重之

又視元年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教書莫能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延爭太后每無意從之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惠公藉荆蘇冰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日角前材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相珍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仁傑唐

仁傑唐

長安元年武惠人蘇安相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願記愛嗣子之推讓讓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恭敬春秋既壯若使統臨辰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遣之

二年五月蘇安相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非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蘇安相

三年九月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澤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然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

唐武后



張說  
昌宗

張暉  
宗瑛

蓮花似

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諸元忠與戲私議云太后老矣  
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戲獄將使與昌宗廷  
辨之昌宗察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  
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  
廷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  
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  
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祭多矣若事有不測京當叩閣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禹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  
曰無汗青史為子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  
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  
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  
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  
前遂貶元忠為島嶼要尉戲說皆流嶺表○太后嘗命朝貴  
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  
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  
卿以為第一何也時武二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瑛瑊  
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四年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  
容司理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  
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  
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冬十月以秋官  
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中宗孝皇帝

在位六年 壽五十五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立為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武后欲專政革命立一年廢為廬陵王遷于

唐武后

房陵狄仁傑從容開說太后復召歸立為太子  
武后疾張柬之等斬幸臣張昌宗等奉之即位  
後為韋后所統

張柬之  
等謀討  
二張

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  
事張柬之崔文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相彦範相  
上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  
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天  
帝之子為一豎所危將軍不忠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  
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彦範暉及右散  
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  
自靈武至都柬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  
太子於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  
柬之玄暉彦範暉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  
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  
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  
宮柬之斬易之昌宗於廡下上明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  
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彦範進曰太子安得更  
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早居東宮天意入  
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傳位於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  
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  
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三月復國號曰唐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  
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  
不相禁禦及拜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張柬之

中宗即

韋后子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反謂張柬之故暉曰

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比三思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

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大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

復說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臣劇盜出求亦謂相

珍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君不早圖曩時

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

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

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

婕妤反反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

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

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

不聽○三思與韋后日夜請暉等云恃以專權將不利於

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解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相彥範為扶陽王張

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

政事三思令百官謀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

刑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丙午**二年三思使鄭愔告五王謀反貶諸州司馬尋殺之

**丁未**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

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前堂門

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

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己酉**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

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穢獲以日限用錢三千

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

萬則度為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凡數千人西

武氏之

知政事

太子重

後不武

唐中宗

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咸數萬人

睿宗玄宗真孝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 壽五十五

諱旦高宗第八子封相武后廢中宗以王為嗣姓武氏中宗復為太子王退位中宗遇害王子隆基率兵平內難奉王輔少帝少帝遜位于上王乃即位

**庚戌**景雲元年夏四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

風舞柱頭轉日備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孝者名吏部侍郎

盧藏用私謂留學士曰從公五經掃地盡矣○安樂公主幼嘗

后臨朝自為晉主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

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

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相王子臨留上隆基謀

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雲幽

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

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憂

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

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

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

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直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

上深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且立劉幽求曰

臣聞除天下之禍者莫如平王天下之福平王極社稷之危救君

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

為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譽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

益重重賞賜之圖議大政○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

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

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

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睿宗

海陽王

睿宗

立平王



